

中篇小说选

(下)

湘江文艺编辑部印

中 篇 小 说 选

(下)

《湘江文艺》编辑部编印

1980. 12.

目 录

初恋..... 屠格涅夫 (1)

0 第四十一..... 拉甫列涅夫 (82)

查密莉雅..... 艾伊特玛托夫 (145)

6 这儿的黎明静悄悄..... 鲍里斯·瓦西里耶夫 (202)

初恋*

屠格涅夫

献给安宁科夫

……客人早就散了。钟敲过十二点半。只有主人和谢尔盖·尼古拉伊奇，和符拉季米尔·彼得罗微奇还留在屋子里。

主人按铃，吩咐仆人收去吃剩的晚餐。

“那么，这件事就决定下来了，”他坐在圈手椅上，身子更靠紧椅背，一面点燃一支雪茄烟，一面说道。“我们每个人都得讲一下自己初恋的故事。谢尔盖·尼古拉伊奇，您先讲吧。”

谢尔盖·尼古拉伊奇是一个圆脸的小胖子，长着一头淡黄色的头发，他先看一下主人，然后抬起眼睛望着天花板。

• 这篇小说写于一八六〇年，发表在《读者文库》一八六〇年第三期上。——译者注。

① 安宁科夫（1813—1887年），俄罗斯文学批评家，屠格涅夫的好友。——译者注。

“我不曾有过初恋”，他后来说，“我一开头就是第二次恋爱。”

“这是什么意思？”

“非常简单。我第一次追求一位漂亮的年轻小姐，是在我十八岁那年；然而就是在追求她的时候，我没有什么新奇的感觉，我后来追求别的女人的时候也是这样。说一句真话，我的初恋是在我六岁的时候，对我奶妈的爱，这也是我最后一次的恋爱。可是这件事早已过去了。我跟她中间的详细情形，我都忘记了，即使我还记得，谁又有兴趣来听这些呢？”

“那么怎么办呢？”主人说。“我的初恋也没有多大趣味；我认识安娜·伊凡诺夫娜，我现在的妻子以前，我从来没有爱过谁：——我们中间的经过情形也非常顺利，我们两家父亲给我们作主，我们不久就互相恋爱了，很快地就结了婚，我的故事用两句话就可以讲完，我老实说一句，先生们，我提出‘初恋’这个题目，就是指望着你们，你们不算年纪大，可也不是年轻的单身汉。符拉季米尔·彼得罗微奇，您可以给我们讲点有趣的吗？”

“我的‘初恋’，的确不算十分平凡，”符拉季米尔·彼得罗微奇稍微有点迟疑地回答，他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他的黑头发中间已经现出灰白色了。

“哦！”主人和谢尔盖·尼古拉伊奇齐声说，“那太好了。……讲给我们听！”

“好吧……不成，我不想讲故事，我不是讲故事的能手。我会把故事讲得枯燥，简短，不然就是冗长，不自然。倘使你们允许的话，我可以把我记得的事情都写在笔记本里，念给你们听！”

朋友们起初都不同意，然而符拉季米尔·彼得罗微奇坚持自己的意见。两个星期以后他们又聚在一块儿，符拉季米尔·彼得罗微奇履行了他的诺言。

下面的故事就是他写在笔记本里的：

—

事情发生在一八三三年夏天。那时候我刚十六岁。

我住在莫斯科我父母那里。他们在涅斯库奇尼公园^①对面加路日卡门附近租了一所别墅。我在准备大学的入学考试，不过并不用功，也不着急。

没有人妨碍我的自由。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尤其是在我的最后一个法国家庭教师离开以后。这个法国人想到自己comme une bombe^②掉到俄国来，实在忍受不了，所以他整天带着怨恨的神情，躺在床上。我父亲对我亲切，却并不关心，我母亲差不多不理我，虽然她就只有我这一个孩子，她的心让别一些忧虑占据了。我父亲当时还算年轻，而且非常漂亮，他因为财产的缘故，才跟母亲结了婚，母亲比父亲大十岁。我母亲过着悲惨的生活，她老是激动，嫉妒，生气，可是不敢在我父亲面前露出来，她非常怕他，他总显得那么严肃，冷静，疏远……我从没有见过比他更镇静、更自信、更有威风的人。

我永远忘不了我在别墅里过的最初几个星期。天气好极

① 涅斯库奇尼公园，意译是“无愁园”，在麻雀山附近，是帝俄时代莫斯科的公园。——译者注。

② 法文：象炮弹似地。

了，五月九日，就是圣·尼可拉^①节日那一天，我们搬到城外去。我有时在别墅的花园里散步，有时到涅斯库奇尼公园，有时就溜到郊外；我随身总带一本书——例如盖达诺夫的教科书^②，可是我很少去翻它；我倒常常高兴朗诵诗篇，我背得出很多诗句；那时候我的血在沸腾，我的心在发痛，有一种极舒服、而又莫名其妙的感觉。我总是在期待着，又好象有什么东西叫我害怕似的，而且我对什么都感到惊奇，我整个的身心都准备好去接受什么。我的幻想在活动，一直绕着那一些同样的形象急急地转来转去，就象燕子在晨光中绕着钟楼飞翔一样；我沉思，我悲哀，我甚至掉下了眼泪；然而即使在有音乐旋律的诗歌，或者黄昏的惊人的美所引起的眼泪和悲哀中间，青春和蓬勃生命的欢乐感情也还象春草似地生长起来。

我有一匹骏马，我常常亲自给它上鞍，骑着它独自远行，我纵马疾驰，想象自己是一个古代比武场中的骑士（风在我耳边叫得那么高兴！），或者仰望天空，把它那明媚的阳光和蔚蓝吸引到我的开放的心灵里来！

我记得那个时候，女人的形象，女性的爱的幻影在我的脑子里差不多还没有成形，然而我所想到的，我所感觉到的一切中间，已经有一种新鲜的、说不出甜蜜的女性形象的预感——一种半意识的、羞涩的预感偷偷地在那儿隐藏着了。

我整个身体充满了这种预感，这种期待；我呼吸它，它跟着我每一滴血流遍我全身的血管……它是注定了很快就要

① 圣·尼可拉，早期基督教圣人，俄国学生的守护神。——译者注。

② 指皇家村中学教师伊·柯·盖达诺夫所著的古代通史教科书，十九世纪初期在俄国非常流行。——译者注。

实现的。

我们的别墅是一所有圆柱的、木头造的宅子，两边各有一所侧屋。左边的侧屋是制造廉价糊墙纸的小工场，我不止一次溜到那里去，观察那十多个身体瘦弱、头发蓬乱、穿着油腻长衫、面容憔悴的小孩，他们不停地在压着印刷机矩形版的木杠杆上跳动，靠他们瘦弱身体的重量，印出糊墙纸的各色花纹。右边侧屋还空着，是预备出租的。有一天——五月九日以后三个星期的光景，那所侧屋的百叶窗打开了，露出来女人的脸；——有一家人搬进来住了。我记得就是这一天午饭的时候，母亲问起仆人，我们的新邻居是什么人，她听到扎谢基娜公爵夫人的名字，起先倒带点敬意地说：

“啊，公爵夫人……”后来又添上一句：“一定是位穷的。”

“他们雇了三部出租马车来的，太太，”仆人恭敬地端上菜盆，一边说，“他们自己没有马车，太太，他们的家具也很简单。”

“可是，”母亲说，“那倒好些。”

父亲冷冷地望她一眼，母亲不作声了。

的确，扎谢基娜公爵夫人不能算有钱的女人，她所租的那所侧屋是那么破旧，窄小，而且又是那么低，稍微有点钱的人都不乐意在那里。不过当时我听过就忘了。公爵的头衔对我没有什么作用：我刚念过席勒的《强盗》^①。

二

我有一种习惯：每天黄昏带着枪在花园里踱来踱去，守

我有一种习惯：每天黄昏带着枪在花园里踱来踱去，守

^① 席勒（1759—1805），德国大诗人，他的诗剧《强盗》中充满了专制政治与封建社会成见，强硬抗议。——译者注。

候乌鸦。我一向就痛恨这种小心眼的、狡猾的、贪心的乌鸦。就是我所讲到的那一天，我也象平常那样走到花园里去——但是，我白白地走遍了园中的小径（乌鸦已经认识我了，只是远远地断断续续地叫了几声），我无意中走近那道把我们花园跟左边侧屋后面的狭长园子（属于那所小宅的）隔开的矮木栅。我埋下头走着。我突然听到人声，朝着木栅那面望过去——于是，我发愣了……我看到一个奇异的景象。

离开我不多几步——在草地上，绿色复盆子丛中站着一个身材苗条的少女，她穿一件有条纹的粉红衫子，头上包一块白头帕；四个年轻人围在她的四周，她拿着一些我叫不出名目、但是孩子们都熟悉的灰色小花轮流地敲他们的前额。这种花的形状象小袋子，它们打在硬东西上面就会发出声音，大张开来。年轻人非常高兴地向她伸出前额，而且少女的动作里（我只看见她的侧面），有一些令人神往的、专横的、亲密的、嘲弄的、动人的地方，我差一点惊喜交集地叫出声来了，我想只要这些秀美的手指敲一下我的前额，我愿意马上抛弃人世间的一切。我的枪掉到草地上去了，我忘记了一切，我不转眼地凝望她那优美的体态，颈项，美丽的手，白头帕下面微微蓬松的淡黄色卷发，半闭的敏慧的眼睛，和这样的睫毛，和睫毛下面的娇柔的脸颊……

“年轻人，喂，年轻人”，突然有人在我旁边大声说。

“难道可以这样地望着陌生的小姐吗？”

我吓了一跳，我发呆了。……我旁边，在木栅的那一面，有一个黑头发剪得短短的男人站在那里，用讥笑的眼光望着我，就在那个时候，少女也朝着我掉过脸来。……我在那张灵活的、生动的脸上看到一对灰色的大眼睛，她整个脸忽然微微动了一下，她笑起来了，露出洁白的牙齿，眉毛好

玩地往上一挺。……我的脸发红，我从地上抓起枪就跑。一阵响亮的、但并非恶意的笑声跟在我后面。我逃回自己的屋子，倒在床上，两只手蒙着脸。心跳得那么厉害，我感到很不好意思，但又很高兴，我从来没有象这样地激动过。

我休息了一会儿，梳好头发，洗好脸，下楼去喝茶。那个少女的面影又浮到我的眼前，我的心已经不再狂跳了，心紧得真叫人感到舒服。

“你怎么啦？”父亲突然问我，“打着了乌鸦吗？”

我正要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他，然而我又忍住了，我只是独自微笑。我上床的时候，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缘故，我用一只脚站在地板上旋转了三次，又在头发上擦了油，躺下去，整夜睡得象死人一样。天快亮的时候，我醒了一会儿，抬起头来，万分快乐地朝四周望望，又睡着了。

三

早晨我睁开眼睛，第一个思想就是：“怎么能跟他们认识呢？”喝早茶以前，我就跑到花园里去了，可是我并没有十分走近那道木栅，而且也没有看见一个人。喝过早茶以后，我在别墅前面街上来来去去，不知道走了多少次，远远地望着小宅的窗户。……我仿佛看见她的脸在窗帷后面，我立刻惊慌地跑开了。

“我一定要认识她，”我一边在涅斯库奇尼公园前面那片砂地上，精神恍惚地走来走去，一边想道。“可是用什么方法呢？问题就在这儿。”我回想我们昨天遇见的种种细节，不知道为什么缘故，她对我一笑的情景，我记得特别清楚。……然而在我费尽心思想出种种办法的时候，命运早就

替我安排好了。

我不在家的時候，母親從我們新鄰居那里收到一封用灰色紙寫的、褐色火漆封口的信，這種火漆只有在郵局通知書上，或者在廉價葡萄酒瓶塞上才可以看到。那封文句不通、字跡潦草的信里，公爵夫人請求母親竭力幫助她。據公爵夫人說，我母親跟一班顯要人物很熟，而她和她的孩子們的命運都操在那班人的手里，因為她現在有一些重大的訴訟事件^①。她寫着：“我以一個貴婦人的身份向另一個貴婦人求援，我很欣喜能利用此機會。”她在信的結尾，要求母親允許她來拜訪。我回到家，看到母親心里很不高興：父親不在家，她沒有一個可以商量的人，不答復“貴婦人”，並且對方還是一位公爵夫人，這實在不禮貌，可是怎麼寫回信，就叫母親感到困難了。她覺得寫法文信不合適，而寫俄文信呢，俄文拼法又非她所長——她知道這一點，不願意讓自己丟臉。所以她看見我回來非常高興，吩咐我立刻到公爵夫人家里去，口頭告訴她：母親樂意隨時為公爵夫人效勞，邀請她下午一點鐘到我們家來。我的秘密的心願實現得出乎意外地快，倒叫我驚喜交集了。可是我一點也沒有表露出我心里的騷動——就先跑回自己的屋子，系上一條嶄新的領結，穿起新的常禮服：我在家還穿短上衣和反領襯衫，其實我已經很討厭這種服裝了。

四

我走進這所側屋的又窄又脏的前廳時，渾身不由自主地打起顫來，我遇見一個灰白头发的老仆人，他有一張青銅色

^① 指法律上的訴訟案件。——譯者注。

的黑脸孔，和一对不愉快的猪眼睛，额上、鬓角边刻着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那么深的皱纹。他捧着一盆肉啃光了的鲱鱼背脊骨，用脚关上通另一间屋子的门，一边没有礼貌地说：

“您有什么事？”

“扎谢基娜公爵夫人在家吗？”我问道。

“沃尼法奇！”门内传来刺耳的女声。

仆人默默地把背掉向我，露出他那件号衣的破旧的后背（号衣上只有孤零零一颗带纹章^①的红纽扣），他把盆子放在地上，走进去了。

“你到警察局去过吗？”又是那个女人的声音在讲话，仆人含糊不清地在说些什么。“啊？……来了客人吗？”又听到她的声音。“隔壁人家的少爷！好，请他进来。”

“少爷，请您到客厅里去！”仆人又出来对我说，一边从地板上拿起盆子。

我整理一下衣服，走进了“客厅”。

我走进的那间屋子不大，也不很干净，有几件简陋的家具好象是匆匆忙忙随便地摆在那里似的。靠近窗口，一个不好看的五十岁光景的老太太正坐在一把断掉一只扶手的圈手椅上，她不戴帽子，身上穿一件绿色的旧衣服，颈项上围一条粗绒线的花围巾。她那双不怎么大的黑眼睛那样牢牢地瞪着我。

我走到她跟前，向她行礼。

“我可以跟扎谢基娜公爵夫人讲几句话吗？”

“我就是公爵夫人，那么您是维先生的少爷？”

“是，太太，我母亲叫我来传话的。”

① 纹章，表示家谱的图案。留时贵族人家均有此种世袭的纹章——译者注。

“请坐。沃尼法奇，我的钥匙在哪儿，你看到吗？”
我把母亲对她来信的回答告诉扎谢基娜公爵夫人。她一边听我讲话，一边用她发红的肥手指敲着窗框，我说完了，她又把我打量了一番。

“好极了；我一定来，”她后来说。“您真年轻呀！请问您有多大岁数？”

“十六岁。”我不由自主地口吃起来。

公爵夫人从口袋里摸出几张写满了字的油腻的纸，拿到鼻子跟前，翻来复去地仔细在看。

“多么好的年纪，”她突然说，她坐立不安地在椅子上转动。“啊，请您不要客气，我这里很随便。”

“太随便了，”我想道，我望着她那难看的形状。不由得感到厌恶。

这时候客厅的另一道门一下子打开了，门槛上站着昨天傍晚我在花园里见到的那个少女，她举起一只手，脸上露出嘲讽的微笑。

“这是我的女儿，”公爵夫人用肘拐指着她说：“齐诺奇卡^①，他是我们邻居维先生的少爷，请问您的大名？”

“符拉季米尔，”我站起来回答，紧张得说不清楚了。

“那么您的父名呢？”

“彼得罗微奇。”

“噢，我认识一位警察局长，也叫符拉季米尔·彼得罗微奇。沃尼法奇，不用找钥匙了！钥匙在我的衣袋里。”

少女带着先前那样的笑容，微微眯起眼睛，略微歪下头去，一直在望我。

① 齐诺奇卡和下文的齐娜都是公爵小姐齐娜伊达的爱称。——译者注。

“我已经认识麦歌沃尔德 马尔^①，”她说，她那清脆、响亮的声音，使我的全身起了一种愉快的战栗。“您允许我这样称呼您吗？”

“小姐，您说到哪儿去啦！”我结结巴巴地说。

“在什么地方认识的？”公爵夫人问道。

公爵小姐不理她的母亲。

“您现在有事吗？”她说，她的眼睛一直在看我。

“没有什么事，小姐。”

“您愿意帮我绕绒线吗？来，到这里来，到我屋子里来。”

她朝我点点头，走出了客厅，我跟在她的后面。

我们走进的那间屋子里，家具讲究一点，布置得雅致一点。可是那个时候，我差不多什么都不能注意了；我好象在梦中行动一样，我觉得全身充满了一种近乎愚蠢的、紧张的幸福感。

公爵小姐坐下，取出一绞红绒线，叫我坐在她对面；她仔细地解开那绞红绒线，套到我的手上。她默默地做这些，始终带一种滑稽的郑重神气，同时在微微张开的嘴唇上露出那种快乐的、狡猾的微笑，她把绒线绕在一张折起来的纸牌上，忽然她的眼那么光明亮，那么快速地向我一闪，使我不由自主地埋下了眼睛，她平常总是眯着的眼睛张大了，她的面容完全变了：她脸上好象充满了光辉似的。

“您昨天对我怎么看法，麦歌沃尔德马尔？”她停了一会儿，问道。“您大概骂我吧？”

“我……公爵小姐……我什么也没有想过……我怎么能

① 沃尔德马尔是符拉季米尔带法国音的念法。——译者注。

够……”我狼狈地说。

“请听我说，”她反驳我。“您还没有了解我：我是一个很古怪的人；我希望别人永远对我讲真话。我刚才听说您才十六岁，可是我二十一岁了；您看，我比您大得多，所以您应当永远对我讲真话……而且听我的话，”她又说了一句。“看着我——为什么，您不看我呢？”

我更加发慌了，不过，我还是抬起头来望着她。——她微微笑了笑，但已经不再是先前的这种笑了，而是另外一种赞许的微笑。

“看着我，”她温柔地放低声音说：“我不讨厌别人看我。我喜欢您的脸，我预料得到，我们会成为朋友的。可是您喜欢我吗？”她狡猾地又加了这一句。

“公爵小姐……”我刚开始说。

“第一，应该叫成齐娜伊达·阿历克山大洛夫娜；第二，小孩子”（她自己马上改正了。）“——年轻人不把心里想的坦白地说出来，这是哪一种习惯呢？大人才可以这样。您喜欢我吗？”

她这样自由地跟我讲话，虽然使我非常喜欢，可是我感到有一点难堪。我想让她知道，她并不是跟小孩子在说话，所以尽可能地装出很自如的、很严肃的神情说道：

“当然，我非常喜欢您，齐娜伊达·阿历克山大洛夫娜，我不想隐瞒。”

她摇摇头，歇了歇，又摇摇。

“您有家庭教师吗？”她突然问道。

“不，我很早就没有家庭教师了。”

我撒了慌，我离开我那个法国教师还不到一个月。

“哦！我明白了——您完全是大人了。”

她轻轻地敲了一下我的手指。“手伸直！”于是她勤快地绕起绒线来。

我趁她埋下头的时候，端详她，起先偷偷地看，后来越来越大胆了。我觉得她的脸比昨天傍晚我刚看到她的时候更动人：在她脸上一切都显得那么文雅，那么聪明，那么可爱。她背了那扇挂着白色窗帷的窗坐着，阳光透过窗帷射进来，一抹柔和的光照在她那蓬松的金黄色头发上，她那洁白的颈项上，她那微斜的肩膀上，她那娇柔、平稳的胸脯上。——我望着她，现在，她对我已经是多么亲密，多么接近了！我觉得我早已认识她了，——在认识她以前，我什么都不懂，甚至可以说根本都没有生活过。……她身上穿一件深色的旧长袍和一条围裙；我多么想抚摩这长袍和围裙的每一道褶纹。她的鞋尖从长袍下端露了出来：我多么想拜倒在这双鞋子跟前。……“现在，我坐在她的对面，”我想道，“我已经认识她了。……多幸福呀，上帝啊！”我高兴得几乎要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但是我只不过微微摆动一下我两只脚，就象一个得到糖果的小孩似的。

我快活得象水中的鱼，我愿意永远不走出这间屋子，不离开这个地方。

她慢慢地睁大眼睛，她那双亮眼睛又温和地望着我了，又笑了。

“您那样子看我，”她慢慢地说道，伸出一只手指点着我。

我脸红了。……“她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看到了，”这念头在我的脑子里闪过。“可是，她怎么会不知道呢，怎么会不看到呢！”

突然隔壁房间里有什么东西在响——马刀的响声。

“齐娜！”公爵夫人在客厅里高声喊道。“别罗夫佐洛夫给你带来一只小猫。”

“小猫！”齐娜伊达大声说，连忙从椅子上起来，把绒线球丢在我的膝上，就走出去了。

我也站起来，把绒线球和绒线球放到窗台上面，走进客厅，我迟疑不决地站住了：在屋子中间躺着一只伸着脚爪的小花猫，齐娜伊达跪在它的前面，小心地托起它的小脸。公爵夫人身边有一个金色鬃发的年轻骠骑兵，他一个人几乎把两堵窗中间的空隙填满了，他有玫瑰色的脸颊，和一对凸出的眼睛。

“多好玩！”齐娜伊达接连说了好几次，“它的眼睛不是灰的，而是绿的。好大的耳朵啊！谢谢您，维克托尔·叶戈雷奇，您真好！”

我认出那个骠骑兵，就是昨天傍晚我看见的年轻人中间的一个，他笑了一笑，鞠一个躬，靴子上的踢马刺“拍的”响了一下，马刀链子也发出了响声。

“您昨天说起要一只大耳朵的小花猫……我办到了，小姐。您的话就是法律。”他又鞠了一个躬。

小猫轻轻地叫着，在地板上闻起来。

“它饿了！”齐娜伊达大声说。“沃尼法奇，索尼雅！拿一点牛奶来。”

一个女仆穿一件黄色旧衣服，颈项上围一条褪了色的项巾，捧着一小盆牛奶走了进来，把盆子放在小猫面前。小猫吃惊地抖了一下，眯眯眼睛，就在舐牛奶了。

“它的粉红色小舌头多好看！”齐娜伊达的头几乎贴在地板上，她从小猫侧面鼻子底下边望过去，说。

小猫吃饱了，装腔作势地动动脚爪，喵喵地叫起来。齐